

【区域协调发展】

县域现代化进程中的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崔理想

摘要:县域现代化目标导向下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旨在以县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基础,通过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经济、社会、生态、空间、人口等关键维度高质量融合发展,进而促进县域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和携手迈向共同富裕的县域现代化。实践中,应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把握主要阶段和关键维度,因地因时制宜、分区分类施策,既保障实践过程和预期目标实现“1+1>2”效应,也实现整体和局部的辩证统一,以期加快取得城乡融合发展新成就,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县域实践新局面。

关键词:数字经济;县域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5)02-0062-10 收稿日期:2024-12-02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数字经济赋能县域现代化的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2023BJJ052)。

作者简介:崔理想,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州 451464)。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县域涵盖县城、乡镇与农村,是承上启下、沟通条块、连接城乡的枢纽(许宝健,2022),具有城乡联系紧密、地域范围适中、文化同质性强等特点,最有条件率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刘国中,2024)。深入推进和率先实现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成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县域实践出彩篇章的必由之路。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并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数字经济以其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正在赋能城乡经济、社会、空间等多维融合发展新格局的形成。新时代新征程,探索走好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当前,国内学界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已较为丰富,而县域视角下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赵伟佚等,2023)。现有文献中关于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还较少,但基于县域、数字经济、中国式现代化等不同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样可给予本文研究以重要启示和理论支撑。

(一)县域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县域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主要涵盖其概念内涵、评价体系、实践遵循及路径等内容。概念内涵方面,学者们阐释视角多样,如历史、实践和理论三个逻辑(张庆东等,2023),县域内(赵伟佚等,2023),城乡融合本质要求(朱玉春等,2024)等。梳理发现,“统筹城镇和乡

村(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融合”“县域共同体”等关键词已逐渐成为国内学界理解或界定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概念内涵的普遍共识。评价体系方面,全面融合或多维融合是学者们构建思路的显性表达,城乡人口融合、城乡经济融合、城乡社会融合、城乡空间融合、城乡生态融合,成为城乡地域系统发展水平评价的常用指标(赵伟佚等,2023),如张庆东等(2023)基于新发展阶段构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空间六个维度融合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实践遵循及路径方面,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是县域城乡空间、经济、体制、社会等子系统间互联互通、互补互融的过程(袁方成,2024;涂圣伟,2024),学者们针对各子系统融合过程中的产业融合程度不高、资源要素配置失衡、县城承载能力不强、空间格局分布不均等现实困境,提出实践路径或政策建议(袁方成,2024;朱玉春等,2024;涂圣伟,2024)。

(二)数字经济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视角多样、成果丰硕。黄永春等(2022)从要素配置效率的视角研究数字经济的门槛效应以及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空间溢出效应和区域异质性);张子珍等(2023)将数字经济纳入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研究,并基于实证分析揭示了数字经济背景下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高质量发展的动态演化特性。作用机理方面,姚毓春等(2022)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以整合效应赋能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以重构效应赋能城乡基本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而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罗序斌(2024)认为数字经济是通过产业、要素、服务、文化、生态等多路融合来传导和赋能城乡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融合。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基础之一。数字城乡融合发展基于整体性数字赋能来驱动城乡融合,是将城乡发展红利惠及全民的过程(崔凯,2022)。段雪辉等(2023)、梁金星等(2024)等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机制、现实梗阻、路径策略等展开了研究。

(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向和模式创新(黄胤麟等,

2024)。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不断深化和拓展(李佳等,2023),涵盖时代内涵、目标任务、价值追求、实践基础、短板约束、动态测度、推进路径等多项内容(刘明辉等,2023;孙方,2023;周宁,2024;文丰安,2023;范根平,2023;董梁等,2024;熊玲,2024),这些研究均赋予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以新的内涵与时代使命。中国式现代化下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县域的过渡、衔接、交汇、转换、交融等节点功能(龙花楼等,2023),统筹优化县域城乡地域系统,深化城乡要素流动和配置改革,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推进城乡空间一体化治理等关键任务,扎实推动城乡等值化发展;其内在机理在于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能够协助解决人口规模巨大问题,承接产业转移,聚合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以促进物质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通过重塑生产生活方式等途径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雷永阔等,2024)。

二、县域现代化目标导向下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是县域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和典型特征。数字经济以其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通过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赋能县域城乡经济、社会、生态、空间、人口等多维或全面高质量融合来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和携手迈向共同富裕的县域现代化,这是县域现代化目标导向下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所在(见图1)。

(一)内在逻辑

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分解来看,县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基础,可通过数字基础设施优化布局、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等路径来实现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高质量建设以及数字城乡高质量融合,属于系统的投入端;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经济、社会、生态、空间、人口等多维度高质量融合是过程,可立足县域城乡各维度的融合实际、问题及需求,科学运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等手段来真正实现各维度高质量融合发展,属于系统的程序运行端、过程端;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和携手迈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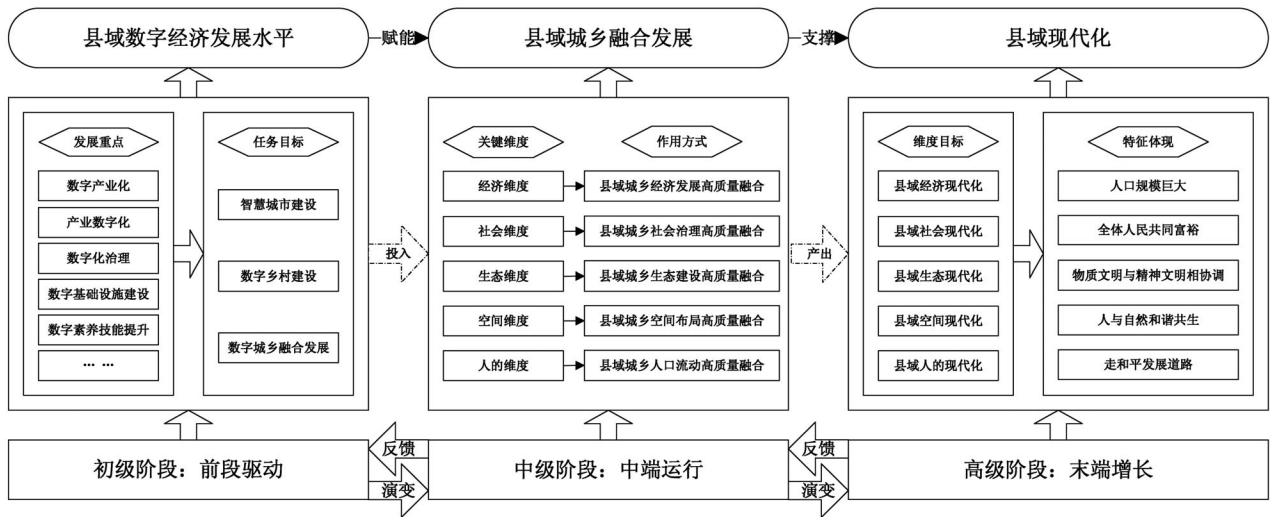


图1 县域现代化目标导向下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共同富裕的县域现代化是目的,届时县域现代化建设各项工作任务高质量完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将在县域空间显性表达,属于系统的产出端、展示端。

从结构效应看,县域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是县城现代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个都不能少。该要求传导至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环节,则必然要求县城与乡村二者依托数字经济发展和赋能,扎实推进城乡多维度高质量融合发展,进而实现县域现代化建设过程和目标的“1+1>2”效应、城乡同步现代化。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县城与乡村的现代化水平差距,是动态缩小的,并维持在合理区间的,不然则与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价值追求相背离。

聚焦县域现代化目标导向下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过程或目标实现“1+1>2”效应,需理解和把握好“三个关键”:一是坚守“2”的底线和要求。即确保县域现代化既定目标如期达标实现且城乡现代化水平差距保持在合理区间范围内。二是明晰和做好“+”的过程。找准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切入点及路径,统筹高质量推进和高水平实现城乡多维度融合发展,如期达标实现不同维度下的县域现代化建设既定目标。三是确保“>”的质量及水平。即确保通过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来实现县域现代化既定目标的整体效率及水平。是否达标实现,还是超标实现,需要通过科学评测并基于测度结果,适时调整后续政策举措,确保县域现代化的建设质量及

实现水平。过程或目标“1+1>2”效应的实现,存在两种类型,即健康形态(城乡现代化水平差距保持在合理区间范围内,且差距预期内有所缩小)和非健康形态(城乡现代化水平差距保持在合理区间范围内,但差距预期内有所拉大)。实践中,需要注意和警惕非健康形态的“1+1>2”效应的发生。健康形态实现的“1+1>2”效应,多发生于城乡统筹质量及水平较好的县域或者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县域;而非健康形态实现的“1+1>2”效应,多发生于过度城市偏向的县域或者城乡统筹质量及水平不佳的县域。县域现代化进程中,城乡经济、社会、生态、空间、人口等不同维度下的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其实现“1+1>2”效应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和携手迈向县域现代化的过程中,还需深刻把握整体和局部的辩证统一关系。县域范围内,城乡融合发展通常呈现“多对一”局面,即多个乡镇对应一个县城;当然也存在县域只有一个乡镇的情况,即特殊的局部即整体现象。这里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分析暂指多对一情况。因此,不论县域城乡高质量融合、县域现代化等具体目标,还是县域城乡经济、社会、生态、空间、人口等不同维度,均存在整体和局部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县域现代化总目标为例,县域整体层面,通过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县域现代化奋斗目标且县城率先实现现代化,但个别发展滞后的乡镇,其城乡差距水平预期内并未达到现代化具体目标的要求,呈现县域现代化“整体实现、局部未实

现”的局面,这种现象是现实存在的,甚至是多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因此需要确保每一个局部都实现现代化。在促进整体实现和局部实现有机统一的实践过程中,局部实现层面,将经历“单个乡镇实现→介于单个和全部之间的多个乡镇实现→全部乡镇实现”的演变过程;与之相对应的,整体实现层面,将经历“低水平实现→中水平实现→高水平实现”的演变过程。在关键维度层面,也存在特定主体(县域、县城或具体乡镇)整体实现现代化,但个别维度未达到现代化目标要求的现象。因此,不论是县域城乡高质量融合、县域现代化等具体目标,还是县域城乡经济、社会、生态、空间、人口等不同维度,实践中,都需要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施策,扬优势和补短板相结合,推动整体和局部预期内实现有机统一,确保每一个局部都实现现代化既定目标。

(二)关键维度

坚定不移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县域实践的重要遵循。因此,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成为县域现代化的核心板块。空间现代化是城乡等值、均衡、协调发展在县域空间层面的价值旨归,也是县域现代化成果在县域国土空间的最直观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基于此,县域现代化目标导向下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需重点把握以下关键维度。

1.经济维度:县域城乡经济发展高质量融合

县域经济现代化是县域现代化的坚实基础。县域经济现代化目标导向下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经济发展高质量融合的主要路径:一是推动县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其本身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科学谋划和统筹推进县域城乡数字基础设施合理布局、城乡数据要素价值挖掘、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加快实现以城乡“数字鸿沟”缩小带动城乡“经济鸿沟”缩小。二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城乡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数字经济赋能,统筹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农业发展,引导城乡经济要素、市场主体等供需精准对接,加快培育县域尤其是乡村新业态,促进城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及产业合理分工、同频共振发展,有效提高县域产业链群及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及竞争力。

2.社会维度:县域城乡社会治理高质量融合

县域社会现代化是县域现代化的有力保障。县域社会现代化目标导向下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社会治理高质量融合的主要路径:一是着力提升城乡社会数字治理能力及水平。顺应数字时代县域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需要,统筹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既有效提升“基于数字化的治理”能力及水平(主要指利用数字技术、工具等赋能现有县域社会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有效提升“对数字化的治理”能力及水平(主要指对县域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的数字歧视、数字垄断、数据安全等各类复杂矛盾和问题的治理)。二是注重数字赋能城乡公共服务便利化和均等化水平提升。运用数字技术、工具等手段,引导优质公共服务向偏远地区、滞后地区下沉,有效缩小城乡差距,促进供需均衡。

3.生态维度:县域城乡生态建设高质量融合

县域生态现代化是县域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县域生态现代化目标导向下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生态建设高质量融合的主要路径:一是强化数字赋能县域城乡生态产品及服务价值实现。运用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等手段,引导县域城乡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施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统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向增益,加快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双向转化,厚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县域现代化的绿色底蕴。二是强化数字赋能县域城乡生态产品及服务价值共享。运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等手段,着重补齐县域城乡生态建设重点区、滞后区、薄弱区等短板与不足,建立涵盖县域城乡全域的生态产品及服务价值交换机制、补偿机制、共享机制,有效缩小县域城乡生态产品及服务价值共享水平差距。

4.空间维度:县域城乡空间布局高质量融合

县域空间现代化是县域现代化的空间表达。县域空间现代化目标导向下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空间布局高质量融合的主要路径:一是强化数字赋能县域城乡物理空间布局优化。运用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等手段,以产业、基础设施、生态功能区块、基本公共服务载体等为布局优化重点,引导生产力在县域城乡物理空间优化布局,构建城乡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县域国土空间体系,实现城乡发展物理空间正义。二是注重加快实现县域城乡

虚拟空间正义。统筹县域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建设,探索发展跨越物理边界的虚拟产业园区、链群,推动智慧家具等数字产品下乡进村入户,拓宽乡村地区通过数字经济发展连接世界的网络空间、数字空间,缩小县域城乡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差距以及数字红利共享水平差距。

5.人的维度:县域城乡人口流动高质量融合

县域人的现代化是县域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县域人的现代化目标导向下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人口流动高质量融合的主要路径:一是强化数字赋能县域城乡人口双向流动。运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等手段,打破阻碍县域城乡人口双向流动的制度藩篱,既赋能高质量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精准引导各类城市人才在广袤乡村地区建功立业,夯实城乡携手迈向县域现代化的人才支撑。二是强化数字赋能县域城乡人口在双向流动过程中实现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运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等手段,引导县域城乡人口在双向流动过程中更好获得可观收入、平等共享公共服务,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县域现代化创造主体和价值主体的内在统一,加快实现以人为本、人口规模巨大的县域现代化。

(三)三个阶段

从发展阶段看,县域现代化目标导向下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其过程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初级阶段(前端驱动)、中级阶段(中端运行)、高级阶段(末端增长)。

1.初级阶段:前端驱动

县域现代化目标导向下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首先得益于前端驱动力作用的发挥。县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前端驱动所在;其发展水平越高,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的特征越显著,驱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能力也越强。县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县域智慧城市建设、数字乡村建设以及数字城乡融合发展三者综合水平的高低。智慧城市建设,主要反映县城的数字化建设情况,是县域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平台、数字人才等关键载体要件的富集区;智慧城市建设水平越高,实现以城带乡、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越好,其支撑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县城现代化的能力越强。数字乡村建设,主要反映县域乡村地区的数字经济、数字治理、

数字基建、数字素养等数字化建设情况,受长期城市发展偏向影响,实践中数字乡村建设通常滞后于智慧城市建设;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越高,城乡数字鸿沟越小,其支撑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能力越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的基础越好。数字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是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乃至经济鸿沟、公共服务鸿沟、发展红利共享鸿沟等现实差距的有效路径;其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实现基于整体性数字赋能来驱动城乡的等值发展、均衡发展、协调发展。综之,前端驱动机理及过程,即以统筹县域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高质量建设为基础,以数字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为要求,合力强化数字经济赋能的整体性能力及水平,进而驱动县域现代化目标导向下城乡经济、社会、生态、空间、人口等多维度高质量融合和提升城乡携手迈向县域现代化的效率及水平。

2.中级阶段:中端运行

县域现代化目标导向下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中级阶段(中端运行),是指以县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假设前提和基础来赋能县域城乡经济、社会、生态、空间、人口等实现从单一维度高质量融合到全部维度高质量融合的过程。假设全部目标维度高质量融合作为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总体样本,那么从单一维度高质量融合到全部维度高质量融合将经历“低水平融合(单一维度)→中水平融合(介于单一维度和全部维度之间的多维度)→高水平融合(全部维度)”的演变过程。实践过程中,不同维度高质量融合的率先实现,取决于实践主体的资源禀赋、发展偏好、执政理念等因素。譬如,生态禀赋丰富的乡村,大概率坚持贯彻“两山理论”和优先发展生态经济,通过数字赋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和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双向转化,率先实现县域城乡生态高质量融合,夯实县域生态现代化根基;县城近郊的乡村,产业、人口等城乡融合发展基础良好,大概率优先选择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空间高质量融合,并通过产业、基础设施等空间优化布局带动其他维度高质量融合;远离县城的乡村,大概率优先选择以数字经济赋能发展产业飞地、共建产业链群等为路径来推动和实现城乡经济高质量融合,夯实县域经济现代化根基。从单一维度高质量融合到全部维度高质量融合的过程及结果,既为实现不同

维度下的县域现代化目标夯实基础,也对县域数字经济水平及高质量发展阶段进行反馈和提出新要求。

3.高级阶段:末端增长

县域现代化目标导向下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高级阶段(末端增长),是指以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经济、社会、生态、空间、人口等高质量融合为假设前提和基础,实现县域经济、社会、生态、空间、人口等从单一维度县域现代化到全部维度县域现代化的过程。与中级阶段相对应,从实现单一维度县域现代化到实现全部维度县域现代化将经历“低水平实现(单一维度)→中水平实现(介于单一维度和全部维度之间的多维度)→高水平实现(全部维度)”的演变过程。不同维度的县域现代化的率先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维度的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及持续程度。从单一维度县域现代化到全部维度县域现代化的过程及结果,将对县域城乡高质量融合阶段进行反馈和提出新要求,同时逐渐显性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以及实现城乡携手迈向县域现代化的整体与局部的辩证统一。以县域现代化指标“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例,通过县域城乡经济高质量融合,乡村居民获得更多平等就业机会、拓宽收入渠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至合理区间,满足现代化指标要求,彰显共同富裕的基本特征;但同时可能出现县域整体满足、局部不满足的情况,这就需要城乡经济高质量融合后续工程中更加注重增加落后乡村地区的居民收入,以加快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预期目标。因此,实践

中,需要聚焦科学设定的与县域实际相适宜的现代化具体目标及指标,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施策,推动不同维度下县域城乡高质量融合开创新局面,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实现县域现代化各项既定目标。

三、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繁荣发展,在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其快速发展和赋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较为突出的现实困境和实践障碍。

(一)城乡数字经济赋能基础条件差距大

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大多存在城市偏向,致使城乡数字鸿沟问题、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等突出存在。县域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不统筹、不协调,导致数字城乡融合发展基础较差,使得基于整体性数字赋能来驱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作用及效能难以有效发挥,进而掣肘城乡携手迈向县域现代化的进程。城乡数字接入鸿沟方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6月,中国城镇、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85.3%、63.8%,城乡水平差距为21.5个百分点,较2023年12月拉大了4.7个百分点;2020年6月至2024年6月的城乡水平差距呈现波浪式变化、整体微缩小态势(见图2)。城乡居民数字素养与技能鸿沟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2021年发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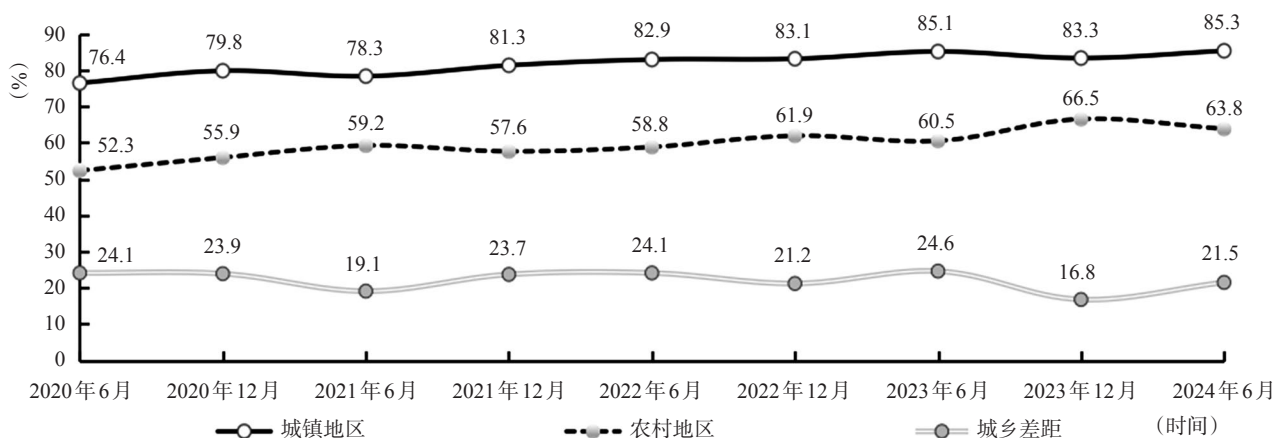


图2 2020年6月至2024年6月中国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及差距变化态势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0次、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显示,中国城乡居民数字素养差距高达37.5%。在数据价值挖掘、数字社会治理、数字人才集聚、数字红利共享等能力及水平方面,城乡差距同样显著。因此,实现基于整体性数字赋能来驱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必须统筹县域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高质量建设,有效消减城乡之间各类数字鸿沟问题。

(二)县域数字经济发展伴生的不利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会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规范的问题”上造成显著的“破坏性”作用,表现为数字泡沫、数字迷恋、数字侵蚀、数字幻觉、数字垄断、数字陷阱、数字鸿沟、数字依赖、数字歧视等典型现象(王海兵,2022)。在县域数字经济发展中,不少地方政府忽视当地资源禀赋和要素承载能力,盲目跟风推进不切实际的数字经济项目,诱发形成数字经济产能过剩现象和有潜在风险的数字泡沫。长期存在的城市发展偏向,使得县域城乡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显著的智慧城市建设和数字乡村建设、数字城乡融合发展依次优先顺序,这导致县城地区在优先且高水平享受数字红利的同时,容易对发展滞后的乡村地区形成显著的“马太效应”,并滋生对乡村地区的数字垄断、数字歧视,致使乡村地区陷入恶性循环,城乡之间产生循环累积效应。受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影响,较之县城地区,乡村地区居民较难有效通过参与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社会治理等路径来获取平等就业机会和可观收入;乡村地区网民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意识

以及在互联网上熟练搜索信息并辨别真假的能力等较差,更容易掉进“大数据杀熟”、用户数据泄露等“数字陷阱”。

(三)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任务复杂艰巨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空间、人口等多维度的融合任务,不同维度、不同主体又面临着复杂多变且动态交织的具体问题及重点难点。以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经济发展高质量融合为例,实践过程中,既面临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推进、城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构建等具体经济问题,也面临引导城乡探索发展跨越物理边界的“虚拟”产业园区、产业链群以及“产业飞地”等涉及空间布局的问题,这样将对县域城乡空间布局高质量融合、实现空间正义环节产生反馈和提出要求。持续缩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人的现代化的关键指标。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仍处于收入水平比值缩小、绝对值拉大的不良局面(见表1),这反映城乡融合发展尤其经济融合发展的成效未达到预期。同时,随着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和动态流动,又会对就业创业环境、社会服务和保障、生态产品及服务供给、生产生活空间布局等提出新要求,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面对复杂多变且动态交织的现实难题,唯有立足城乡关系发展需求及特征,因地因时制宜、分区分类施策,把握节奏、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方能确保各项政策举措有效有序推进,开创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

表1 2014—2023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及差距情况(单位:元)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城镇居民收入水平	28844	31195	33616	36396	39251	42359	43834	47412	49283	51821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10489	11422	12363	13432	14617	16021	17131	18931	20133	21691
城乡收入水平差距	18355	19773	21253	22964	24634	26338	26703	28481	29150	30130
城乡收入水平比值	2.75	2.73	2.72	2.71	2.69	2.64	2.56	2.50	2.45	2.3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4—2023年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四)不确定因素诱发赋能成本居高不下

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及赋能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普遍存在,突出表现为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突发事件不确定性、重大政策或项目不确定性、领导执政偏好不确定性等典型现象。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方面,如国际环境方面逆全球化思潮流行,一些国

家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个别国家为维护数字技术垄断地位在国际竞争中实行“长臂管辖”的行为,这都为县域数字经济的国际化发展增加来自市场之外的不确定因素。突发事件不确定性方面,如新冠疫情、村镇银行爆雷、“烂场雨”以及特大暴雨等的突然出现,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

响,对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和赋能提出新要求和新挑战。重大政策或项目不确定性方面,如目标县的相邻县谋划布局了高标准的数字经济产业园区或上马了数字经济重大项目,势必对目标县的经济要素、产业业态等产生影响,甚至形成恶性竞争或“虹吸效应”,对目标县的数字经济发展和赋能提出新要求和新挑战。领导执政偏好不确定性,主要指因县域主要领导的变动而伴生新的执政偏好、数字思维,进而引发对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和赋能后续工程支持力度的不确定性。未来,不确定性因素仍可能随时出现,对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及赋能过程产生风险和挑战,增加其发展与赋能的实践成本、机会成本、时间成本。

四、对策建议

聚焦走好新时代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之路,需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统筹把握主要阶段和关键维度,因地因时制宜、分区分类施策,加快取得城乡融合发展新成就,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县域实践新局面。

(一)着力强化前端驱动力,提升县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立足现阶段县域城乡数字经济发展实际以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规范等现象,警惕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行业工业化、重城轻乡、“数”实割裂、拿来主义、急于求成等认识和实践误区(杨文贞,2024),因地因时制宜,统筹县域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高质量建设,推动数字城乡高质量融合,夯实基于整体性数字赋能来驱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数字基础。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统筹推进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数字政府建设、数字平台搭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领域数智化改造提升、数字社会治理经验推广、数字人才培养等重点工作,切实强化以城带乡的数字能力及水平。数字乡村建设方面,统筹推进加快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数字经济、构建乡村数字治理体系、繁荣发展乡村网络文化、提升乡村居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等重点工作,有效缩小乡村与县城的数字差距,奠定良好数字城乡融合发展基础。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方面,以有效消减城乡之间各类数字鸿沟问题以及数字经济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不规范等现象为目标,科学甄选数字城乡融合发展切入点和着力点,有效规避或弱化县域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伴生的数字泡沫、数字歧视、数字陷阱等不利影响,加快形成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二)着力强化中端运行力,赋能城乡多维度高质量融合

立足县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聚焦不同维度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目标任务、现实困境及重点难点,坚持整体与局部有机联动,坚持多路并进、多策并施,统筹赋能县域城乡经济、社会、生态、空间、人口等关键维度有序实现从单一维度到全部维度的高质量融合。聚焦县域城乡经济发展高质量融合,统筹推进城乡数据价值化和产业化、数字经济与城乡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重点工作,加快实现以城乡数字鸿沟缩小带动城乡经济鸿沟缩小。聚焦县域城乡社会治理高质量融合,统筹提升基于数字化的治理、对数字化的治理等城乡社会数字治理能力及水平,赋能提升城乡公共服务便利化、均等化水平以及城乡共享发展红利水平。聚焦县域城乡生态建设高质量融合,赋能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双向转化,有效缩小城乡生态产品及服务价值实现、交换、共享等水平差距。聚焦县域城乡空间布局高质量融合,立足城乡发展空间需求和矛盾冲突,统筹赋能城乡物理空间布局优化和虚拟空间正义实现,持续释放城乡发展空间和有效缩小城乡发展空间差距。聚焦县域城乡人口流动高质量融合,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人才下乡等为赋能重点来驱动县域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优化配置、高质量发展,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三)着力强化末端导向力,统筹城乡多维度实现现代化

聚焦不同维度下县域现代化具体目标及任务,立足县域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基础,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赋能作用,统筹推动和如期实现县域经济、社会、生态、空间、人口等从单一维度县域现代化向全部维度县域现代化演变,不断显性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聚焦县域经济现代化预期目标及现实差距,统筹持续开展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产业链群竞争力提升等专项行动,推动县域经济实现质

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如期达标实现经济现代化。聚焦县域社会现代化预期目标及现实差距,统筹持续开展城乡数字社会治理水平提升、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升等专项行动,推动社会现代化各项具体指标如期达标实现并维持在合理区间。聚焦县域生态现代化预期目标及现实差距,统筹持续开展城乡生态产品及价值实现水平、交换水平、共享水平等提升专项行动,推动生态现代化各项具体指标如期达标实现并维持在合理区间。聚焦县域空间现代化预期目标及现实差距,统筹持续开展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联动、城乡发展空间挖掘释放和实现空间正义等专项行动,推动空间现代化各项具体指标如期达标实现并维持在合理区间。聚焦县域人的现代化预期目标及现实差距,统筹持续开展城乡收入、消费、共享发展红利等水平差距缩小、城乡人口结构优化等专项行动,推动人的现代化各项具体指标如期达标实现并维持在合理区间。需要注意的是,在城乡携手迈向县域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要注重实现整体与局部的辩证统一,推动县域内部均衡发展,确保实现县域现代化一个乡村都不少。

(四)着力强化要素支撑力,满足多维度多阶段实践需要

聚焦县域现代化目标导向下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全过程,加快构建强有力的要素支撑体系,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优化配置,切实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强化规划引领,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建立城乡联动、部门协同、务实有效的规划实施机制。强化科技支撑,探索推动发展数字经济向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演进,注重以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要素配置、硬件建设等为关键路径来强化新质生产力驱动城乡融合发展(刘昱洋,2024)。强化土地支撑,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优化土地管理等为路径,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释放更大的发展空间,提高土地支撑力和产出率。强化人才支撑,统筹做好数字人才等各类人才的培育、引进、流动、留住、使用等重点工作,实现人尽其才、供需平衡。强化政策支持,系统整理和落实国家关于数字经济、城乡融合发展等相关支持政策,加快形成政策叠加效应和更好发挥政策支撑作用。强化考核引导和质量管管理,促进以评促建和以建促优有机统一,助力县

域城乡融合发展乃至县域现代化高质量推进和高水平实现。

参考文献

- [1]许宝健.习近平关于县域治理的重要论述及其实践基础[J].行政管理改革,2022(8).
- [2]刘国中.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N].人民日报,2024-08-01.
- [3]赵伟佚,潘玮,李裕瑞.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内涵与研究进展[J].地理研究,2023(6).
- [4]张庆东,杨照,郭新宇,等.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与路径[J].中国农机化学报,2023(10).
- [5]朱玉春,胡乃元,马鹏超,等.统筹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内涵、实践路径与政策建议[J].农业经济问题,2024(2).
- [6]张庆东,杨照,张忠明,等.新发展阶段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关键特征和评价指标[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3(12).
- [7]袁方成.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整体框架及推进路径[J].人民论坛,2024(2).
- [8]涂圣伟.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基本导向与推进路径[J].江西社会科学,2024(8).
- [9]黄永春,宫尚俊,邹晨,等.数字经济、要素配置效率与城乡融合发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10).
- [10]张子珍,邢赵婷.数字经济下城乡融合系统高质量协调发展核心内涵及动态演化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3(3).
- [11]姚毓春,张嘉实,赵思桐.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机理、现实困境和政策优化[J].经济纵横,2022(12).
- [12]罗序斌.数字经济提升城乡融合质量的机制与路径研究:以脱贫地区为例[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
- [13]崔凯.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基础、实践道路与推动策略[J].科技管理研究,2022(19).
- [14]段雪辉,李小红.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机制与实践创新[J].科学管理研究,2023(2).
- [15]梁金星,陈修颖.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的困境检视与创新路径[J].农业经济,2024(9).
- [16]黄胤麟,姜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融合发展:生成逻辑、运行阐释与价值追求[J].当代经济管理,2024(3).
- [17]李佳,张成甦.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展望[J].西部论坛,2023(6).
- [18]刘明辉,乔露.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融合发展:时代内涵、实践历程与路径选择[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

- [19]孙方.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城乡融合发展研究[J].理论学刊,2023(6).
- [20]周宁.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追求升级[J].农业经济,2024(8).
- [21]文丰安.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演进与实践路径[J].学习与探索,2023(7).
- [22]范根平.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理与路[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
- [23]董梁,许铁敏,徐广才.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特征与推进路径[J/OL].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https://link.cnki.net/urlid/11.3513.s.20240304.1719.002>.
- [24]熊玲.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下城乡融合发展:评价体系与动态测度[J].经济问题,2024(3).
- [25]龙花楼,徐雨利,郑瑜哈,等.中国式现代化下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J].经济地理,2023(7).
- [26]雷永阔,汤欣燕.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现实窘境与实现路径[J].党政研究,2024(3).
- [2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人民日报,2022-10-26.
- [28]王海兵.数字经济的“破坏性”:典型现象及政策建议[J].当代经济管理,2022(10).
- [29]杨文贞.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与突破路径[J].区域经济评论,2024(1).
- [30]刘昱洋.新质生产力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24(5).

Research on the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Counties Empowered by Digital Economy in the Process of County Modernization

Cui Lixiang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oal of county modernization, the theme of digital economy empowering count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refers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unty digital economy as the basis, and the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county urban-rural economy, society, ecology, space, population and other key dimensions through digital economy, so as to promote the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ounty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work together towards the modernization of county with common prosperity. In practice, we should adhere to systematic thinking, grasp the main stages and key dimensions as a whole, and implement polic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times, an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egions and regions, so as to not only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1+1>2” effect in the practice process and expected goals, but also realize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whole and the part, so as to accelerate the new achievement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create a new situation of county practic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County Modernization;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柳 阳)